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美国总统全传

威廉·麦金莱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总统全传

威廉·麦金莱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 朝

威廉·麦金莱

全名：William Mckinley

绰号：保护主义的拿破仑

生卒：1843. 1. 29—1901. 9. 14

任期：1897. 3. 4—1901. 9. 14

出身：工厂主

学历：大学

职业：军人（少校）、律师

党派：共和党

宗教：主教制卫理宗

职务：国会议员、俄亥俄州州长

夫人：艾达·萨克顿

子女：2 女

名言：实业生涯，无论是在我们自己中间，还是在其他人那儿，历来都是一场争取成功的激烈斗争。在未来也将依然如此。没有竞争，我们将墨守笨拙陈旧的耕作过程、制造工艺以及早已过时的经商方法，而 20 世纪也就不会比 18 世纪更进步。

一、小学教师 战斗英雄

1843年1月29日，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出生在俄亥俄州奈尔斯的一所小木屋里。

麦金莱的祖先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的祖先来自苏格兰的珀斯郡，最终在爱尔兰定居。他的5世祖戴维·麦金莱是一名纺织工，于1743年移居美洲，在宾夕法尼亚的约克县定居。他的高祖父约翰·麦金莱以及他的曾祖父戴维·麦金莱在独立战争期间都曾在约克县的民兵中服役。他的祖父詹姆斯·麦金莱在1812年战争中曾在威廉·亨利·哈里逊将军手下战斗，后在俄亥俄州的新里斯本县定居，并在那儿的生铁厂烧高炉。

麦金莱的父亲老威廉·麦金莱于1807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默瑟县，16岁时与父亲一起进入俄亥俄州新里斯本县的生铁铸造厂，后来自己经营这个行业，成为一个生铁铸造商。1829年，他与南西·艾利森结婚。1892年在俄亥俄州坎顿去世，当时麦金莱是俄亥俄州州长。麦金莱的母亲南西·艾利森·麦金莱，于1809年出生在俄亥俄州新里斯本。她是一位信神、爱整洁、慈爱的母亲，她起初希望儿子比尔能成为牧师。她一生都与麦金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他当选为总统的当晚，她把他和他的妻子召到自己的卧室内做祷告，祈求上帝使新总统保持谦逊。她出席了儿子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她的健康状况开始衰退后，麦金莱总统在白宫与她在俄亥俄州坎顿的家之间设置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以便在她去世时他能及时知道并赶回家里。1897年她在家中病逝。

麦金莱的父母共生有 8 个孩子，麦金莱是其中的第 7 个，他有 4 个姐姐和 3 个兄弟：在加利福尼亚的戴维·麦金莱，曾担任美国驻檀香山领事和夏威夷驻旧金山总领事；安娜·麦金莱，是俄亥俄州坎顿的一位教师；二哥詹姆斯·麦金莱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在俄亥俄州波兰的玛丽·梅夫人，在坎顿和克利夫兰的海伦·麦金莱以及在克利夫兰的萨拉·邓肯夫人，过着平凡的生活。小弟弟艾布纳·麦金莱在坎顿和纽约市做律师。

麦金莱在俄亥俄州奈尔斯度过童年的最初几年，在那儿，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爱捣蛋、爱嬉戏的顽童。在墨西哥战争期间，受战争气氛的影响，他和他的游戏伙伴热衷于像军人一样操练。他喜欢诸如钓鱼、露营、溜冰、骑马和游泳等户外活动。有一次，他几乎在莫斯科托河中淹死；在他第三次沉下去时，雅各布·谢伊勒救起了他。在他 9 岁时，麦金莱随家迁往俄亥俄州波兰以南大约 10 英里的地方，他在那儿度过了童年的其余时光。

麦金莱的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十分重视子女的学习，除把子女送入正规学校外，还通过阅读《每日论坛》等报纸，向他们灌输反奴隶制的进步思想，并教孩子们写字、识字。

麦金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在 1848 年，年仅 5 岁的麦金莱入俄亥俄州奈尔斯一所由阿尔瓦·桑福德管理的公立学校学习基础课程。在他 9 岁的那一年，麦金莱随家迁往俄亥俄州波兰之后，上当地的公立学校，并于同年进入波兰中学，在这所卫理公会派学校，麦金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一个极有天赋的教师 E·M·布莱克利斯小姐，在她的指导下，麦金莱的学习有了极大的长进，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布莱克利斯对麦金莱影响是毕生的。她引起了他对文学、历史、演讲等方面的极大兴趣，并

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麦金莱最喜欢的课程是演讲。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帮助组织了该校的埃弗雷特文学和辩论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麦金莱在 17 岁时作为三年级学生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的阿勒格尼学院，但不到一年就不得不因病（主要是由于他学习太刻苦而体力衰竭的原因）而退学。他计划在家中修养一个时期后继续学习，但事与愿违，随着 1857 年的经济大恐慌，麦金莱家中经济发生困难，父亲经商亏本，他不得不辍学去工作。1860 年至 1861 年，他在波兰的克尔村立小学教了一个学期的书，每月薪水 25 美元。接着，他又在镇邮局当了一名邮务员，随后，南北战争爆发，麦金莱应征入伍。

1861 年 4 月，美国内战爆发，当时林肯总统号召青年人参军保卫联邦。麦金莱的曾祖父和祖父曾分别在独立战争和美英战争中从军作战，并立有战功。受他们的影响，麦金莱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好军人，于是，血气方刚的麦金莱在母亲的支持下，于 1861 年 6 月 11 日报名入伍，被分配到俄亥俄州第二十三志愿步兵团服役。

麦金莱在俄亥俄州哥伦布附近的蔡斯营入伍，1861 年 9 月首次参加战斗，表现异常勇敢，得到了他的上司和战友的好评。1862 年 4 月，麦金莱被提升为中士粮秣员（相当于炊事班长），同年 9 月，在安蒂特姆，他冒着炮火将急需的军粮送给前线的部队，显示出极大的勇气，为此被提升为少尉，并被任命为后来成为美国第十九任总统的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上校的参谋。1863 年 2 月，麦金莱被提升为中尉。1864 年 7 月，在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他在炮火下将命令送到前线，并再次冒着生命危险

撤出重炮，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勇气，得到了当时几乎与他同部队所有人的赞同，就在这次战斗后的次日，他被提升为上尉。

1864 年，当麦金莱仍在服役时，他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支持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连任。1865 年 3 月，他被提升为名誉少校。同年，内战结束，麦金莱也于同年 7 月退伍回家。他的指挥官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对他在战时服务的评价是：“尽管他是年青的，我们很快就发现，就一个军人需要有很大的执行能力来说，年轻的麦金莱在这方面表现出非凡而卓绝的才能，尤其是对他这种年纪的青年来说。在进行战斗或执行军务时，他总是克尽职守。”

战争结束时，麦金莱少校年仅 22 岁。他志愿参军的时候还是一个纤弱苍白的孩子，战场上的艰苦岁月把他锻炼成为一个体魄健壮的青年。他辞谢了部队的挽留，决定着手学习法律。他在俄亥俄州扬斯顿的一位著名律师的事务所里学习。1866 年 9 月，他进入纽约州的阿尔巴尼法律学院攻读法律，并开始热衷于政治活动。此时的麦金莱已开始显露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美国政治是非意识形态的，因此在任何问题上也不可能提供永久的解决办法，所以他总是保留选择的余地，用于解决任何突发的事件。

麦金莱在阿尔巴尼法律学院没毕业就回到俄亥俄州，通过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在本州的坎顿开业，并在一家机关担任法律接待工作。麦金莱身高仅 1.68 米，但举止端庄，精明干练且富有朝气，他引起了当时一位著名律师乔治·贝尔登的注意。当时，贝尔登有意考验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一件棘手的案件审理前夕，贝尔登称自己因病不能参加第二天的审判，并不

由分说地要麦金莱代其主审他受理的案子。麦金莱意识到这一点，在案件的审理中他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才能，首次主审获得成功。从此，麦金莱当上了贝尔登的助手，并在他的指导下迅速成长起来。

1867年，麦金莱开始参加共和党的政治活动。他为自己内战时的上级、后来的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竞选俄亥俄州州长效力，他初露锋芒，崭露头角。第二年，他又为内战中的名将格兰特竞选总统而奔忙，同时接受本州斯达克县共和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于他能言善辩、勤学肯干，深受政界人士的欢迎。

1869年，麦金莱被提名参加斯达克县检察官的竞选。起初，连他的朋友们都不相信他能当选，因为在当地历次竞选活动中，经常都是民主党获胜。由于麦金莱在竞选中积极努力，加之他才能出众，技压群雄，他终于赢得了胜利，这是他担任的第一个公职。但两年之后，反对党又集聚力量，进行反击，又以45票的优势击败了麦金莱。之后，麦金莱重操律师业，同时积极参加地方政治活动。

二、家庭不幸 妻残子夭

1871年1月25日，当时麦金莱正担任斯达克的检察官，同坎顿银行界巨子的女儿艾达·萨克斯结婚。他们的婚姻和家庭都是不幸的：两个女儿都相继夭折，夫人也成了终身残疾。

麦金莱的夫人艾达·萨克斯于1847年6月8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坎顿，他的父亲詹姆斯·萨克斯是坎顿著名的银行家，

她的祖父约翰·萨克斯于1815年创办坎顿的《宝库报》，这是该市的第一张报纸，现在也是该市的唯一报纸。萨克斯小姐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米迪亚的一所学校——布鲁克·霍尔女子精修中学。1867年，当她在一次郊游中遇见比尔·麦金莱时，她是一个优雅、娇媚、动人心魄的姑娘。直至她于1869年从欧洲旅行归来，他们才开始谈情说爱。婚前她在父亲的银行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出纳员。

1871年1月25日，27岁的威廉·麦金莱与23岁的艾达·萨克斯在俄亥俄州坎顿的当时仍在建造中的第一长老会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夫妻恩爱，相互信任，过着甜蜜的家庭生活。1871年12月25日，长女凯瑟琳·麦金莱出世，当时麦金莱是俄亥俄州坎顿市的一名律师。“卡蒂”是凯瑟琳在家里的爱称，出世不久父亲就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卡蒂对她父亲也十分尊敬。在二女儿出世以前，她的母亲艾达对卡蒂也是十分疼爱的。

二女儿艾达取了麦金莱夫人的名字，于1873年4月1日出生，她是一位难产的婴儿。难产给母亲造成终身残疾，麦金莱夫人的后半生一直是在癫痫病、静脉炎和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疼折磨中度过的。小艾达出生刚满5个月便谢别了人世，使他的母亲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从此她的身心健康再也没能获得恢复。

在小艾达死后，这位母亲把全部的爱都一泻无余地倾注在凯瑟琳身上，这种爱常常交织着要保护这孩子而又略带几分嫉妒的成份。

在病床上度过了日日夜夜的艾达此时心灰意冷，她不时地发问，上帝为什么要对她进行这样的惩罚。她要求丈夫和剩下的长女不断地向她表露出慈爱和感情。这位母亲的这种心理上的需

要迫使丈夫和女儿不得不注意抑制父女之间的感情流露，以不引起这位母亲产生的嫉妒心理。而最让艾达担心的是再失去身边唯一的大女儿了。可是，正像当时的某些情节剧中描写的那样，使艾达整日提心吊胆的这种恐惧心理恰恰变成了残酷的现实，1873年8月22日，卡蒂3岁半的时候，因患伤寒病离开了人世。

这一次几乎使艾达·麦金莱的精神和健康彻底崩溃。在她此后多病的一生中，艾达把她的全部的精神寄托、倾注在丈夫的身上，麦金莱把大量的本来是由孩子分享的一部分爱也全都给了艾达，对她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麦金莱公开地表露对妻子深厚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小女儿艾达·麦金莱的死，由于他这位如此年幼的女儿早早离开了人世的结果，他的这种行为受到了美国公众的称颂和爱戴。

麦金莱的夫人患上了癫痫病之后，她完全依赖于丈夫。她有时会在公共场合突然发病，例如在麦金莱就任州长的舞会上突然发病，致使当时有些客人大吃一惊。然而，她的余生尽管是很病弱的，但她仍忙于用钩针编织拖鞋，她的这种业余爱好持续了很长时间，她编织了几千双拖鞋赠送给朋友和熟人。

麦金莱在就任总统之后，对夫人依然悉心照料。他打破传统，坚决要求在国宴上让妻子坐在自己身边，而不是坐在餐桌的另一端。在列队欢迎客人的正式场合，只有她一个人是坐着的。通常由第一夫人承担的许多社会事务落到了副总统的妻子加勒特·霍巴特夫人身上。客人们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麦金莱夫人快要发病，总统总是轻轻地将一块餐巾或者手帕盖在她的脸上，以遮盖她的扭曲的脸。在她癫痫病发作过后，他又总是拿掉餐巾或手帕，继续做刚才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仿佛什么事都

没有发生。总统对妻子的爱心和耐心成了当时重要的话题。马克·汉纳说：“麦金莱总统使我们华盛顿的其余的丈夫很难做人。”

在麦金莱遇刺身亡之后，麦金莱夫人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愿望。尽管她在丈夫遭枪击和去世之间的几天中很好地坚持住了，可她没能出席丈夫的葬礼。在她回到坎顿的家中以后，她沉浸在回忆之中，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她比麦金莱多活了不到6年，于1907年5月26日去世。她也被安葬在坎顿，就在麦金莱的旁边。

虽然，麦金莱的家庭和婚姻都是不幸的，但由于现实中的他和他妻子相依为命，这对恩爱夫妻给公众留下的印象，也就成为后人推崇备至的榜样。

三、先当议员 后任州长

麦金莱在坎顿当律师时，他结识了大资本家马库斯·A·汉纳，这个在内战年代已经发家的俄亥俄州共和党的后台老板，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洛克菲勒财团关系密切，被称为“洛克菲勒的特派员”，握有实权。当他感到麦金莱是个合适的政界人选时，便不遗余力地扶植他。他们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麦金莱被刺。后来当麦金莱竞选总统时，报纸上出现了讽刺麦金莱的漫画，他被画成一个被托拉斯的代表人物“保姆”汉纳领着一个小孩。

1876年，当麦金莱的老上司海斯竞选总统的时候，33岁的麦金莱被选进国会。从此他接连当选，几乎当了整整15年的国会议员。在众议院，麦金莱有时被比作拿破仑；因为他身材矮小，

而且他的整个形象也像那位法国人，他讲话时也习惯于把手插入胸扣下面，又因为他主张实行保护主义关税，因此人们称他是“保护主义的拿破仑”。

麦金莱第一次参加国会会议，就在投票中出人意料地站在大多数民主党一边反对海斯总统的否决，而赞成通过实行自由银本位制的法案，以降低货币币值。

麦金莱以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著称。1883年，俄亥俄州参议员乔治·H·彭德尔顿提出一项关于建立一个两党文官测验委员会、禁止党派关系任免职务、规定“分级制度”、对约12%的联邦官职进行竞争性考试的《彭德尔顿文官改革法》，麦金莱投了赞成票，竭力主张改革文官制度。在铸币问题上，麦金莱的自由主义思想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国会中共和党人代表东部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的利益，要求稳定币值，收回纸币，用硬币偿债，其基本观点是坚持金本位制。因此1873年宣布不得铸造银币，1879年又恢复硬币支付。民主党则针锋相对，为了争取无地农民和工人的拥护，顺应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赞成低值货币和复本位制。此时麦金莱不顾共和党人甚至总统海斯的劝告，一味坚持制造银币的观点。1877年，他甚至与共和党的纲领背道而驰，表示赞成由译名“银家伙”的民主党人布兰德提出的自由铸币方案。不过随着麦金莱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其自由主义倾向也愈加淡漠，他一步步更加依附于汉纳等资本家。在货币问题上也逐渐改变了原来主张银本位的观点，成为共和党政纲的有力鼓吹者。

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对外贸易方

面,主要采取了对外国货课以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保护关税政策。麦金莱一贯坚持保护关税制度。他认为,高关税可以带来高物价,物价高,工资就高,因此劳工就能享受幸福。同时,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与外国竞争,因此只有对外国竞争者关闭国内市场,才能在国内开展自由贸易,在工厂之间展开自由竞争,他才能保证公平价格和良好的工资待遇。70年代末,麦金莱曾多次在国会宣扬此论点。1878年,民主党议员伍德提出了低关税法案,麦金莱则认为此法案主张允许自由申报免税货单,减少了国家的收入,对于刚刚从战争中苏醒的美国极为不利。他的主张赢得共和党内和广大工商界保护关税派的赏识,并从此成为他们的领袖。

自从美国内战结以来,共和党连续执政,实行高关税政策。1884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当选总统,他反对高额关税的政策。1880年,克利夫兰总统提出降低关税的《莫里森法案》。麦金莱率领少数派,在国会中就关税问题同民主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事先起草了一份要求维持高关税的请愿书,并征得一部分工厂主和工人签名。然后以请愿书为炮弹,猛烈地攻击《莫里森法案》,使之最终未能通过。克利夫兰又秘密指定民主党众议员、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杰·米尔斯再拟关税法案,麦金莱则再次给以强烈的抨击。此法案几经周折勉强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所否决。直到1886年,共和党人哈里逊担任总统,麦金莱才彻底占了上风。

1889年,麦金莱当选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因这个委员会得以发挥财政立法作用,因此麦金莱成了一个闻名全国的人物。在整个国会生涯中,麦金莱致力于文官制度的改革和宣传他

激进的货币观点，成为金银复本位“健全币制”的一个主要拥护者。但他政治观点的核心在于坚持美国应该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为此他赢得了全国声誉。

1890年，麦多莱为政府制定的高关税法案《麦金莱关税法》在大选前获得通过。这是一部彻底的保护主义的关税法案，成为当时美国的最高税则。此法案将关税率平均提高到货值的50%，尤其对上等毛织品、棉花、麻布、呢绒、钢铁和玻璃制品等实行了更高的保护税率。

《麦金莱法案》还授权总统，当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时，美国可以对他们的若干种商品（如糖、咖啡、皮革等）增加征收进口税，借以促进美国产品的出口。《麦金莱关税法》限制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的输入，起到了美国内战后得以摆脱英国工业垄断的作用，促进了美国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的集中，增强了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实力。所以，《麦金莱关税法》被人们称为“托拉斯的母亲”。

1890年，由于民主党在麦金莱所在区重新改划了选区，也由于高关税的问题，致使麦金莱所在的共和党的很多议员失掉了国会中的席位，但麦金莱在离开华盛顿时，他依然深信，总有一天将证明他是对的，保护政策是美国人所需要的东西。

1891年，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提名麦金莱参加州长竞选。这是他平生作出的最艰苦努力的一次竞选，他每天要做好几次讲演，在整整三个月中，他共演讲了130次，几乎把全州88个县都走遍了。最后他以超过对方21000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两年以后，他又以近81000票的多数再次当选，这表明他在任职期间是卓有成绩的。在1893年大萧条的困难时期，麦金莱给俄亥俄州

的失业工人送去了整车整车的救济品，由于和他合股经营的伙伴生意蚀本，不但他自己的2万美元微薄资财荡然无存，还欠下了10万多美元的债务，幸亏几位有钱的朋友捐凑了一笔款子，替他清偿了债务，又补还了他失去的资财，才使他摆脱困境。

1893年，克利夫兰再度入主白宫，形势对麦金莱不利，他将关税问题暂时搁置。在此期间，他以温和主义和“超党派统治”的政治倾向致力于本州事务，灵活地处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发货人和买主之间，新老种族集团之间的关系，借以巩固权力，因此颇得人心。从此，他在全美范围内成为一位杰出的行政官员。

1896年初，麦金莱放弃州长职务，宣布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

四、竞选焦点 自由银币

1896年的总统大选是内战以来最活跃的一次，焦点集中在钱币的问题上。随着1893年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的萧条，引起了货币问题上的巨大争论。保护主义者继续认为，高关税可以带来工作机会和开辟复兴道路，而通货膨胀论者却发现，由于流通中缺少货币，到当时为止仍然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于是，货币问题在两党的代表大会上都占统治地位。

6月16日，共和党在圣路易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些代表要求再次强调关税问题以淡化货币问题；但东部人坚持制定一个强硬的财政纲领，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反对自由银币政策，“除非有国际协定的要求”宣布“现存的金本位制必须保留”。在

科罗拉多参议员亨利·泰勒的带领下，约 20 个来自西部的自由银币拥护者，中途退出了大会，另组建了全国白银党，后来他们转向支持民主党。白银派离去后，大会轻而易举地在候选人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在第一轮投票中，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莱获得了提名。新泽西的大公司律师加雷特·A·郝巴特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7 月 16 日，民主党也在圣路易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断然拒绝了现任总统克利夫兰和拥护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人，热情地制定了一个要求自由银币的竞选大纲。很清楚，是货币，而不是关税，成了这次大选的中心议题。获得提名的威廉·布莱恩，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前国会议员，充满激情的白银派。他决心要把货币问题摆在首位。在一次关于本党货币主张的辩论中，他发表了一篇本届大会上最热情洋溢的演说，使得代表们起立欢呼，巨大的叫好声伴随着他宏亮的结束语：“……我们将回答那些要求金本位制的人：你们的荆棘之冕也不能使劳工皱一下眉头，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金十字架上！”

布莱恩的“金十字架”发言引发了一场近一个小时的游行示威。代表们兴奋地把布莱恩抬在肩上，叫喊、欢呼、哭泣。他们挥舞的旗帜上写首：“不要荆棘之冕！不要金十字架！”当时一个东部代表说：“我生平第一次可以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情景了。”大会在第五轮投票中，选择布莱恩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当时年 36 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候选人。为了搞平衡，大会挑选缅因州富有的造船主亚瑟·金沃尔为副总统候选人。然而，黄金派也不愿被钉在银十字架上，他们愤怒地退出了大会，组织了全国民主党，同布莱恩抗衡。

主要是由于布莱恩，1896 年的大选才几乎始终令人振奋不已。他年轻英俊，嗓音充满魅力。他被称作“西部的白银骑士”、“伟大的平民”、“无可匹敌的人”。在一次竞选游说中，有人指责他缺乏尊贵，他泰然自若地说：“我宁愿他们说缺少尊贵，也不愿有人说我缺乏同政府的敌人作战的骨气，这个政府正致力于反对它在华尔街的福祉。”布莱恩走遍全国，在大城市、小城镇，在列车尾部平台，也在礼堂大厅，四处撒播自由银币的福音。他不厌其烦地说：“哪里有更多的货币流通，哪里的每个人都有更好的机会赚钱。”

在竞选运动结束之前，布莱恩的铁路行程 29000 公里，演讲 600 多场（有时一天 10—12 场），听众达 500 多万，谈到了许多问题：农产品价格，抵押率，信贷的缺乏，铁路的管理等等。他把所有这些问题置于自由银币这一超级问题之下，把这种白色金属当作民主和人民的同义词，而把黄金同华尔街、特别利益集团、特权和富豪统治等同起来。如同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金十字架”演说时一样，他的许多竞选演说充满了宗教色彩和传教士的狂热，把他的许多听众推向激情的高潮。

麦金莱的竞选虽然比布莱恩平静一些，但能量决不逊色。在俄亥俄坎顿市的家中，麦金莱使用哈里逊 1888 年的“前廊”竞选作法，但规模更大。代表农民、工人、商人、退伍军人、大学生、牧师、律师、医生等社会各界的数万个代表团，在麦金莱的经纪人马克·哈那的安排下，乘火车来到坎顿。麦金莱在他家中的前廊上，对他们发表事先精心准备的简短的问候性演说；然后发布同样是通过精心考虑的对民主党候选人的言简意赅的批驳。麦金莱的简短讲演由新闻界广泛散发，他的某些评论成为人人皆

知的竞选言辞：“良好的货币决不会带来艰难的时世”；“我们现在的货币如同黄金一样，良好坚实”；“我们需要平稳的物价，丰厚的工资，而这些要靠良好的货币来维持”。在共和党所有的竞选宣传中，麦金莱要哈那全力传播，只有麦金莱和单一黄金货币的主张，才能把国家从克利夫兰统治下的困扰和人们的萧条中解脱出来，恢复繁荣，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流行最广的共和党口号是：“麦金莱使人们餐餐丰盛。”

哈那和他的同事们在8月份注意到：布莱恩和他的白银福音仿佛正在全国受到清除。到了10月，他们对此更坚信不疑：随着物价上涨带来的企业复兴，布莱恩的主张逐渐失去了理由。11月5日，近1400万空前人数的公民涌向投票站，给予麦金莱60万以上的普选票多数（7111607票即为总数的50.88%对布莱恩的6509052票即占总数的46.7%）和95张选举人票优势（271票对布莱恩的176票），麦金莱当选为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标志着共和党又一次长期执政的开始。

麦金莱上任后，任命了73岁软弱无能的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歇曼为国务卿，而参议院留出的一个空缺，就由俄亥俄州州议会选举汉纳充任。这样，麦金莱算是部分地偿还了他欠汉纳的政治债务，但这种手法也引起了人们尖刻的批评。

五、内战元老 盛世总统

1897年3月4日，天气晴和，春意盎然，54岁的麦金莱总统宣誓就职。他的年迈的母亲和残疾的妻子都参加了就职仪式。在那份冗长的就职演说中，他指出国家仍处于不景气之中，面临

着许多问题，但也特别提到在扭转这种局面时必须“稳步前进”。他号召提高关税，增加税收，阻止国家的债务继续上升。他说，“有益于制造商的立法措施必然对大家都有利。”他同时提出：

“……自从我国政府成立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也符合我对我们现在的责任的看法。……我们不需要征服的战争；我们必须避免领土侵略的诱惑。在一切和平行动失败之前，决不应该诉诸战争；几乎在一切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更可取。仲裁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当方法，也是解决地方争端和个人争端的正当方法……。”

麦金莱长期任职国会，懂得如何施加影响才能使他所需要的法案通过。他经常把那些不好对付的国会议员请到白宫，同他们讲道理，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并防止提出与他意志相抵触的法案。所以，在他执政期间，只有 14 次他不得行使否决权。伊利诺斯国会参议员谢尔比·库隆评论说：“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对国会有麦金莱那样大的影响。”

当麦金莱就职总统的时候，长期争吵的币制问题达到顶峰。麦金莱一直拖延货币问题的解决，却立即取缔了前任民主党政府所执行的降低了某些税率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1897 年 3 月召集国会特别会议，会议在 7 月完成了预定的工作，7 月 7 日国会通过了由共和党众议员纳尔逊·丁利提出的《丁利关税法》，履行了共和党竞选运动许下的恢复保护性高关税的诺言。该法案不但恢复了 1890 年的《麦金莱关税法》，而且将关税率提高了 17% 至 57% 不等，该关税率对羊毛和皮革重征较高的关税，并提高亚麻布、棉织品和瓷器的税率。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高

的保护主义关税，在以后 12 年内一直生效。而且，不知是否由于这项法案的作用，还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当时的经济情况竟出现了大的好转。

麦金莱任职期间对外政策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发动美西战争。19 世纪末，各帝国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当时老牌的殖民主义者西班牙已经腐朽、没落，海外殖民地只剩下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几处。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堪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直接冲击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根基。古巴人民为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暴政，曾经开展了近 30 年的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并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西班牙政府在 1896 年派遣臭名昭著的魏莱尔将军率领 20 万大军赴古巴，镇压古巴人民的起义，魏莱尔采取“再集中”政策，对古巴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恐怖统治。西班牙政府的暴政，激怒了美国人民，那些在古巴拥有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次古巴起义斗争中经济上遭到了重大损失，也纷纷起来指责西班牙。因此，激发了美国国内扩张主义情绪的增长。

1896 年夏，克利夫兰总统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向国会提出的最后一次年度咨文中，近乎主张美国干涉是合情合理的。麦金莱上台以后，他竭力遏止主战派，阻止滑向战争。他就职后 6 个月，似乎正在形成一项圆满的解决方法。由于西班牙政府的人事变动，新首相上台，他召回魏莱尔将军，表示愿意让古巴在处理当地事务上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然而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反对由土生土长的古巴人治理古巴，而起义军也不愿接受一项得不到完全独立的解决方法；同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或意外事故，使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濒于破裂，因

此，进一步采取和平解决办法的希望也告破灭，从而改变了麦金莱总统的态度。在 1897 年 4 月 11 日，麦金莱向国会提出了有关美西两国关系的咨文，宣称：“为停止战事起见，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家而进行强力干涉……是正当的。”6 月，由国务卿谢尔曼向西班牙提出抗议。1898 年 1 月 25 日，又借口保护美侨，派遣战舰“缅因号”驶抵哈瓦那。

1898 年 2 月发生了两件事，把美国更向前推进一步，似乎不能不干涉古巴事件了。2 月 9 日，《纽约日报》发表了西班牙驻美公使杜普伊·德洛姆的一封密信。这位西班牙人在信中对美国总统作了侮辱性的批评，他说：“麦金莱优柔寡断，哗众取宠，既要讨好自己党内的好战主义分子，又想替自己留个后门，以为退路，实在是个未入流的政客。”报纸借此煽动美国人民对西班牙的反感，为发动美西战争制造舆论。不到一个星期，即 2 月 15 日，美国的战舰“缅因号”竟然在哈瓦那港内莫名其妙地被炸沉，船上 350 名船员有 260 人丧生。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应，舆论哗然，“记着缅因号”成为普遍的挑战口号。缅因号事件加速了美西关系的破裂。尽管西班牙政府对此事作出了最低姿态，而且美国政府也派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爆炸事件，调查报告称，缅因号的底舱舱板是被往里炸穿的，这证明是外部爆炸，但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始终未查明。说西班牙政府策划了这一事件是很不可能的，但美国国内主战派报刊却认为西班牙罪责难逃。于是，麦金莱向国会请求拨款 5000 万美元作为国防经费，很快得到了通过，并于 3 月 9 日成了正式立法。

整个国家就这样轻率地走向战争，而麦金莱自己迫于形势，也只好随波逐流。4 月 5 日，麦金莱召回美国驻古巴领事。虽然，

4月10日美国驻西班牙大使来电说：西班牙愿意中止在古巴的敌对行动，并同意古巴人成立自治政府。但是麦金莱觉得他已经无法遏制美国人民要求战争的呼声了。4月11日，麦金莱向国会提出一份咨文，请求授权他使用陆军和海军对古巴进行干涉。9天以后，国会正式授权于他，但附有一项修正条款：不得侵吞古巴领土。4月25日，麦金莱要求国会对西班牙宣战，国会当天就批准了。他自称：在宣战前，曾多次向上帝祷告，他是根据上天意旨即“天定命运论”对当地人民进行“开化教育”工作而占领西班牙所属的这些岛屿的，但在另一场合，他又供认不讳是按照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进行战争的。

战争从5月1日开始，至7月28日结束，历时3个月，同时在古巴和菲律宾展开。

4月27日，美国乔治·杜威海军准将率舰队驶离香港，前往菲律宾，4月30夜间，舰队悄悄地穿过博卡格兰海峡，拂晓时向停泊在马尼拉处于劣势的弱小的西班牙分遣舰队开火，在战斗中，西班牙人的炮火漫无目标，时断时续，在美国人眼中，此种战斗有如打靶练习。至中午，整个西班牙舰队或被击伤，或被击沉。西班牙舰上381人被打死；美国舰上仅一位身体过胖的工程师因闷热昏倒，虚脱死去，为此次战斗中美国方面的唯一伤亡。舰队准备包围马尼拉城。乔治·杜威就是以如此辉煌的海军胜利拉开了美西战争的序幕。

6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圣地亚哥东面关达那摩附近登陆，6月15日，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击败西班牙人。7月1日，在圣地亚哥附近的陆上纵深作战中，3500人的美国军队与600名守军交战，夺得埃尔卡内村。罗斯福的第一义勇骑兵团俯瞰圣

地亚哥的圣胡安山发起冲锋，经过两次战斗遭到重大伤亡后，方夺得山顶的棱堡，至此，美军已经占领圣亚哥周围各高地，全部损失为 225 人被打死，约 1400 人负伤。7 月 3 日，塞维拉的舰队企图冲过封锁，但经过 4 小时的追击，该舰队被歼，323 人被打死，1750 人被俘，而美国方面仅一人死亡，一人负伤。7 月 25 日，韦斯利·梅里特将军率领援军抵达马尼拉湾，该部并得到埃米略·阿吉纳尔多领导的几千名菲律宾游击队叛乱分子的援助。7 月 26 日，西班牙通过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要求美国提出媾和条件。8 月 9 日—12 日，西班牙同意投降。根据议定书所列条件，战斗于 8 月 12 日停止。条件包括将波尔图黎各与拉德罗纳斯群岛中的一岛屿（确定为关岛）割让给美国，在和约最后签定前，美国有权占领古巴与菲律宾。

1898 年 12 月 10 日，美西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最后和约。根据该约，西班牙放弃在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群岛和关岛的权利，而这些地方实际上均已转入美国控制之下，但此时，古巴享有名义上的独立。不久，麦金莱政府于 1901 年 3 月通过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奥维尔·普拉特提出的修正案。“普拉特修正案”规定古巴不经美国允许，不能订定国际条约，并不得随意借外债；规定美国有随时为所谓维护古巴的“独立”与“政治稳定”，可以出兵干涉古巴内政的权利。最终把古巴变成美国的“保护国”。对于菲律宾，麦金莱宣称，“菲律宾属于我们，我们不是去剥夺它，而是去发展它，开化它，教育它，使它受到自治的科学训练。”美西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外进行的大规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标志着美国加入了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列，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标志

之一。麦金莱领导着美国走上了世界舞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现在起，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孤立自己了。”

到麦金莱在 1898 年 12 月向国会做第二年度演说时，他已经有把握向国会报告说，为战争而征召的士兵大部分已经退役；美国的国旗正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上空飘扬。在这次短暂的战争期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占领夏威夷群岛的议案，由麦金莱总统于 1898 年 7 月 7 日签署，同年完成了对夏威夷的占领，正式吞并了它，从而完成了美国政府多年未了的心愿。在整个战争中，美国是一个特大的赢家，仅以几百人的代价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然而，得来容易却难于控制，菲律宾和古巴人民起来反抗美国的统治，开始了一场持久的斗争。

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当时正值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高潮时期，麦金莱政府没有对西班牙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满足，占领古巴，是它向外延伸的跳板，太平洋地区是最大的殖民地域，尤其是中国。

19 世纪末，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企图把中国变成完全由各国共管的殖民地。他们争夺和侵略的结果，是把中国沿海的大部分重要港口都变成了各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或割让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还深入中国内地，划定势力范围。此时，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美国资产阶级贪婪成性的扩张主义，对中国的市场早已垂涎三尺。但在美西战争中，美国无力参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战，到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看到中国已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划分了势力范围，感到非急起直追不可。于是改变了过去与英国合作的方式，自己单独在远东侵略中国。1899 年 9 月 6 日，麦金莱的国务卿海约翰以

单独送照会致英、俄、德、法、日各国的方式，提出了旨在侵略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宣言，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外国在中国的任何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的通商口岸或投资事业，彼此不得加以任何干涉；

(2) 对于在外国势力范围内口岸装卸的一切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率纳税，税收归中国；

(3) 外国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其他国家船舶所收的码头税不高于对本国船舶所收的码头税。

“门户开放”是美国力主在中国享有势力范围的列强应一视同仁地使各通商口岸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以便美国取得与各国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权利。对此，英国表示原则同意，德、法、日、意等国也都有条件地表示同意，仅俄帝国避免作正式答复。1900年3月20日，美国宣称该政策已得到各国圆满答复。同年7月3日，麦金莱指使国务卿海约翰再次照会各国，以总统名义重申“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承认了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要求其他列强把他们的“势力范围”向美国开放，以保证美国和他们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力。但美国并没有宣布对菲律宾、拉丁美洲实行门户开放。由此可见“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用心，反映了美国希望攫取更多中国权益的野心。

1900年上半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组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企图完全瓜分中国。美国派兵2500人参加“八国联军”。1901年清朝政府兵败后与八国签订《辛丑和约》，美国攫取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同等的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兵权，并分得庚子赔款4.5亿白银两

中的 32% 白银的“赔款”。麦金莱从长期考虑出发，拿出其中 1800 万美元的白银，作为在中国办学和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经费，以扩展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影响。

麦金莱已经成为“稳定货币”的坚定支持者。他再三敦促国会把黄金作为国家货币制度的基础，以解决金本位对银本位的争论问题。国会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于 1900 年 3 月 14 日通过了《金本位制法案》，规定其他形式的货币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并建立 1 亿 5000 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为维持黄金储备，必要时可出售债券，黄金的价格固定为每盎司 20.67 美元。麦金莱在这 4 年执政时期所奉行的内外政策，赢得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赞赏。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托拉斯以空前的速度出现。自 1898 年后的 6 年中，至少有 236 个“重要的而又活跃的工业托拉斯”组成了。像摩根钢铁托拉斯，联合铜矿公司，轮船托拉斯，糖业托拉斯，美国冶炼公司等大托拉斯，都是在这些年代成立起来的。而以上每家拥有的资金都不下一亿美元。麦金莱的任期被冠以“麦金莱的繁荣时期”。

麦金莱的任期跨越了 19、20 两个世纪，此时美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大的飞跃的发展。麦金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乘坐汽车的总统。他目睹了 19 世纪末广泛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所带来的新秩序。作为连续执政的内战元老中的最后一位，他把当时已经是强国的美国推向世界事务的舞台，从而确立了美国的世界大国的地位。1900 年，麦金莱再次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他连任总统的竞选活动中。

六、连任胜利 时势造就

1900 年的竞选有点像旧戏重演，威廉·麦金莱和威廉·布莱恩都再次登台，共和党又喊出“丰衣足食”的口号，在布莱恩的推动下，民主党也重新扯起自由铸造银币的大旗。实际上，白银问题在 1900 年已经过时。由于世界黄金供应量的增加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已使白银问题变得多余了。但是，布莱恩却依然认为白银问题是关键问题，并且不顾众人的反对，把一项 16:1 的政纲条目强加给他的党。托马斯·B·里维愤愤然地说：“布莱恩是宁可走错路，也不愿当总统。”

两党的代表大会没有给人们留下太深的印象，6 月，共和党在费城召开，7 月，民主党在得克萨斯召开。麦金莱和布莱恩都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成功地获得了提名。民主党毫不费力地选出了布莱恩的竞选伙伴，艾法莱·E·史蒂文森，伊利诺斯的一位白银派分子，曾任克利夫兰总统第二任期的副总统。麦金莱的竞选伙伴在党内的提名上存在一些分歧，经过几次争论之后，在美西战争中立有赫赫功勋的西奥多·罗斯福成了最佳人选。尽管一些党魁对他的出任有些担心，但他最后还是获得了提名，成为麦金莱的搭档。而且共和党还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口号：“威廉·麦金莱，西部人富有东部人的思想；西奥多·罗斯福，东部人具有西部人的性格。”

西奥多·罗斯福像布莱恩一样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竞选人物。他行程 21000 英里，在数百个城发表了演说，有大批的听众迷上了他。“参加赛跑的就泰迪（泰迪为罗斯福的爱称）一个人

了”，多尔先生呼喊着重，“他不是跑，而是在飞奔。”西奥多·罗斯福对许多问题都有强烈的感受。他告诫选民，布莱恩竞选取胜将意味着“国家的极大痛苦和可怕灾难”，并且将“使我国的整个工业陷入瘫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建立，他主张采取侵略方针，宣布“我们的国家是勇敢的，而不是懦弱的”。他说：“美国人民像正视自己在国内的责任一样，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自己在远东的责任。”他又说，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扩张——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扩张——而在于我们该不该承担义务。”

对布莱恩来说，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但由于受到白银派共和党人的再度支持，部分人民党分子和几个反帝国主义组织的大力帮助，所以他进行的竞选活动几乎还是和1896年一样充满了勃勃生气。开始时，他强调的重点集中在几个问题上：货币问题，托拉斯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不久，他发现自由铸造银币的问题，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了。于是，他就进而转向帝国主义的问题，就民主制度和帝国体制的不相容性大作文章，坚决主张尽早让菲律宾完全独立，因为埃米列奥·何吉纳尔多领导的一场反美国统治的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布莱恩高声呐喊：“我从来不会为了帝国兴盛的荣耀而出卖共和国的荣誉。”在竞选结束前，布莱恩还特意谈论了存在于美国生活中的专横跋扈的托拉斯集团；他把托拉斯、金币和帝国主义三者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认为是富豪统治集团牢固地控制美国、役使民众的三种不同手段，是人们的敌人。相反，麦金莱则把它们看作是稳定金融、提高生产效率和繁荣商业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企业主阶级给广大群众带来丰衣足食的必要工具。

选举的那一天，大部分的选民选择了麦金莱和罗斯福，而否

定了布莱恩和史蒂文森，麦金莱获得了 7219525 张普选票和 292 张选举人票，所得普选票超过布莱恩 860718 张，布莱恩仅仅获得了 6358737 张普选票和 155 张选举人票，这样布莱恩出任总统的企图被再次打消，而麦金莱又一次获得了胜利。有些共和党人把这次胜利看成是 1872 年以来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认为是选民对麦金莱外交政策的认可。不过，更恰当地说，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所出现的全国规模的繁荣景象，与这次竞选胜利的关系更为重大。当时，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对外贸易欣欣向荣，又加上工资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说，麦金莱似乎真成了“繁荣的高级代理人”，为了再获得 4 年的“丰衣足食”，找不出什么理由不投麦金莱的票。

七、不幸结局 遇刺身亡

连任竞选的胜利，对麦金莱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 1901 年 3 月 4 日的就职演说中，他更为自信地对听众说道：

“……此时此刻，我们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与古巴的未来关系问题。对我们的近邻来说，我们应该仍然是亲密的朋友。在 1898 年 4 月 20 日决议中宣布的我国政府的目的必须实现。……导致我们进行干涉的原则要求，应该修改古巴新政府所依仗的基本法，以保证新政府能够履行一个独立国家的责任和发挥一个独立国家的职能，能够奉行其国际义务，即保护生命和财产，保障秩序、安全和自由，以及与美国在对古巴关系方面既定的和历史形成的政策保持一致……”

麦金莱在第二任期的最初几个月平安无事。于是，1901 年

4月29日，麦金莱离开华盛顿准备做一次为期6周横贯大陆的旅行。但他的妻子在加利福尼亚病倒了。她病愈以后，他决定在坎顿留下，度过夏天剩下的一段时间。他已答应9月5日在泛美博览会上做一次讲演，所以他便离开坎顿前往纽约州的布法罗。

麦金莱花了不少时间准备这次演说，岂知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发表的讲话了。在演说中他高瞻远瞩，预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他说：

“现在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闭关自守了。……我们的生产能力已有了巨大发展，我们的产品成倍增长，我们必须扩大市场，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应当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有实行宽容和开明的政策，才能保住我们取得的成果……闭关自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亲善政策和友好的贸易关系可以防止报复行为。互惠条约符合于今天时代的精神，而报复措施则是与这种精神背道而驰的。也许今天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不需要运用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或鼓励和保护国内工业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用来扩大和发展我们的国外市场呢？……”

就这样，麦金莱在他最后一次公众演说中放弃了他提高保护关税的一贯主张，而那正是他最初提出的、使他闻名全国的主张。

1901年9月6日，也就是他发表演说的第二天，总统正在博览会的音乐堂同前来祝贺的、长长的一排人挨个握手。这时，一个右手裹着手帕的人向他走过来。麦金莱刚伸出手去迎接他时，两颗子弹从藏在手帕里的手枪中向他射来。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麦金莱胸骨附近的一颗钮扣，没能进入肌肤。总统听到枪声大吃一惊本能地踮起脚尖并微微向右转过身子，使得第二颗子弹刚

好击中他的肚脐与左乳头之间的腹部。这颗子弹穿透胃，擦伤左肾的顶部，并留在胰腺中。总统弯下身子，向后倒在一个特工人员怀里。当他看到枪击他的人被按在地上遭到痛打时，他喊道：“别让他们伤害他。”片刻后，他转向自己的秘书并说：“我的妻子，要小心，科特柳，你怎么告诉她——哦，要小心。”

之后，麦金莱被立即送往博览会内的一所医院。先后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持续一个多小时，医生们想寻找子弹，但没有成功。他们便封闭了腹壁上的弹洞，用盐水冲洗了腹腔，缝合了表面的伤口。4天后进行的第二次手术是一次小手术，取出了由子弹带进腹部的一小片衣服。手术之后，总统被送往博览会主席约翰·朱尔本的家中作手术后的疗养。开始医生们是很乐观的。到9月11日，总统的体温降了下来，他自己感觉也很好了，以致于他要求抽一支雪茄和吃固体食物。然而，第二天，他的情况恶化了，医生们给他使用了强心剂毛地黄制剂，但他的心脏没有反应，9月13日，病情继续恶化，并于9月14日凌晨死亡。在他离开人世之前，麦金莱悄悄地在他妻子的耳边说道：“别了，永别了。这是上帝的意愿。我遵从上帝。”

麦金莱的死，全国上下一片哀痛。送葬的列车载着灵柩从布法罗开往华盛顿举行国葬，然后又载往坎顿安顿。一路上，铁路线两旁站满了几百万人，向他告别。他是第三个被暗杀的总统。人们也像哀悼林肯和加菲尔德那样深切而又隆重地悼念他。他死后不久出版的一本传记描绘了当时全国的气氛：“举国上下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这次暗杀是历史上最最愚妄、最最没有意义的罪恶行为。”当时，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爱德华·保施为麦金莱做了石膏模遗容。他的遗体先后在布法罗、华盛顿和俄亥

俄州坎顿停放，供人瞻仰。他的私人葬礼在布法罗博览会主席朱尔本的家中举行，公共葬礼在坎顿的卫理公会教堂举行。被临时安葬在坎顿的西草坪公墓。1907年，他的遗骨被重新安葬在坎顿的麦金莱国立纪念馆。

在麦金莱于1897年10月亲笔签署生效的遗嘱中，他把价值超过20万美元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妻子。他为母亲提供一笔1000美元的终身年金；由于他的母亲已经去世，这笔年金给了他的妹妹海伦。

凶手是一位28岁的失业工人，名叫利昂·乔尔戈什，出生在底特律，是波兰移民的后裔。乔尔戈什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承认枪击总统。他对布法罗当局说：“我杀了麦金莱总统，因为我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不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这么多的工作，而另一个人什么工作也没有。”1901年9月23日，在对他的审判中，乔尔戈什表示服罪，但在纽约州，被指控犯有死罪的被告必须作无罪抗辩；抗辩于是作了这样的改变：乔尔戈什拒绝聘用律师，因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不承认法庭审判他的权利。法庭指定两名前州最高法院法官洛兰·刘易斯和罗伯特·泰特斯代表他。经过9小时审判，案件被交给陪审团裁决。陪审团又经过34分钟讨论，认定他有罪。法官杜鲁门·怀特判处他死刑，以电刑处死。1901年10月29日，乔尔戈什在奥本的州监狱坐了电椅，临刑之前他对旁观者说：“我杀了总统，因为他是人民的敌人——优秀劳动人民的敌人。我对自己的罪行不感到后悔。”接着，在他的尸体上浇了硫酸，以加快尸体的腐败。

在其身后，人们对麦金莱有如下的评论：

“在示范有益和清廉的人生方面，在他忠实于公众的信任方面，以及在他表明不仅提高地位，而且导致成功的忠厚品德的价值方面，威廉·麦金莱都给我们留下了千金难买的礼物。”

——前总统格洛佛·克利夫兰。1901 年

“在他的领导下，夏威夷到了我们这儿，还有图图伊拉岛、波多黎各以及东方的许多群岛。古巴获得了自由。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得到了保证，不可能在未来发生问题。以门罗的姓氏称呼的主义长期以来受到外国政论家们的嘲笑和摒弃，而现在在世界上推行却没有招致挑战或抵抗。……在与外国列强打交道方面，他属于我们最伟大的外交家之列。”

约翰·海，国务卿。1902 年

“有些人指出，我的见解会使我们回到麦金莱时代。可是，那有什么不好？在麦金莱领导下，我们使古巴获得了自由。”

罗纳德·里根，1976 年

“麦金莱并不比一块巧克力点心有更多的脊梁骨。”

西奥多·罗斯福，助理海军部长。1897 年

“我们严肃地谴责目前的国民政府在菲律宾的政策。这种政策试图在那些岛屿上消灭 1776 年精神。我们哀悼我们的陆军士兵和水兵的牺牲，即使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他们的英勇也值得赞美。我们谴责屠杀菲律宾人是一种不必要的恐怖行为。我们抗议这种使用西班牙方法扩展美国统治权的行为。”

美国反帝同盟，1899 年